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鬼神傳  
第十二回 招容小姐 紅梅折贈 順興公子 怒打聘禮

話表南京省蘇州府裴順興，父為吏部尚書，母親方氏。不幸椿庭早喪，剩下母子二人。其裴順興者，力無可比，能敵千軍，常使百二斤弓。又是官生，能文能武，兩般全才。遇文考文，遇武考武。文才通達，武藝超群。其子尚未許聘婚姻。一日芸窗無事，散步閒遊。行至盧府花園，適遇一佳人，在隔苑牆內。主婢相隨，花架轉過紅梅樹下。生亦隨之而去，雙手扳樹盼望。侍婢招霞招而罵曰：「牆外的人，可沒識理。你是讀書君子，尚不習周公之禮。此是盧府花園，何事高扳牆架，貪看嬌容。古雲有道：『男女授受不親。識理君子，若見女娘，合當躲避才是道理。你還不走麼。』」順興答道：「小娘子焉得見怪，非是小生貪看嬌容。因見你家園內，紅梅滿樹，撲鼻清香。小生意欲折一枝，以為賞心也。」招容指婢罵曰：「小小丫頭，動不動開言衝撞他人。他乃讀書君子，豈無知禮乎。因見紅梅成熟，欲求一枝以為賞心之樂。你可將東邊成熟的梅，折上一枝相送。免其留戀於牆外，恐遊人觀之不雅。」侍婢招霞手折紅梅一枝送生。生接紅梅口言：「稱謝，幸家小姐厚惠，小生叨領。」且把紅梅作冰媒，四顧離情，作揖相別。招容主婢隨歸府第。順興歸窗，朝思暮想，話下未題。卻說一奸臣賈平章丞相，乃當今之國舅也。官居朝相，食靠千鐘。舉家妻妾五十。時遇端陽，各家男女登舟玩賞龍船。賈國舅舉家登座船，太陽湖上觀看畫船。賈相妻妾五十，遊玩太湖。裴公子舟船亦至。賈相府裡有一美人，叫做李惠娘。乃賈平章之寵妾也。一眼瞧視，見裴公子美玉端裝，遍體無瑕。乃對眾賢姐姐說了一遍：「你看此生，美貌超常。真個是蓬萊仙子也。若為女流之輩，今生配合此人，共諧連理，死心亦足矣。」其中一嬌回語道：「男兒美貌，自有嬌容匹配。何須賢妹戀著心神。」賈平章是個玲瓏耳，敢聞此話兒，滿懷堆積深恨此言。

不覺天將晚矣，且自歸舟。坐在堂上，喚集五十個妻妾。勘問緣由。「早上舟中，所言裴公子之事，一一招成，免我三推六勸。」其五十之上，並無一人肯招。叫起眾軍，將此五十個賤人上了捆索，擁出斬首。惟李惠娘心中所言：「欲待不招，猶恐連累諸眾姊妹。欲待招成，一定死於泉世矣。此罪只可自作自受，怎可連累他人。」沒奈何自是供招：「昨在舟中，無過一時歎惜，亦非賤妾以心顧愛耳。亦是閒談光景，望相爺恕妾毫末之生，賤妾廣沾恩澤。」平章不聽，忙喚軍卒將李惠娘押去誅斬。那李惠娘哀告：「眾位軍兄，解去捆索，待奴禱告上天，辭別爹娘，方斬未遲。」眾軍見他哀懇慘切，只得解去綁繩，以待禱告天地，那時李惠娘撮土為香，跪在埃塵，禱告上蒼：「妾身本是松江府人也，我父朝中傅帝，官居翰林學士。母林氏夫人。單生一女，賤名李惠娘，年方十六。被奸臣賈平章國舅，強勒妾身，苦逼奸鸞鳳為偏。他乃一朝寵幸，誰敢拒之。妾身自歸奸臣之手，今日立行威逼，將奴斬首，伏惟上天作主，憐祐妾身，早超生路，免死孤魂墜落。」禱罷，排軍斬下首級，報與賈相。賈相叫人用盒子載著首級，以儆眾妾。眾妾開盒觀瞻，只道何物，開了盒子，卻原來裡面是李惠娘首級。個個唬得魂不附體。平章說道：「其中若有不肖，依令而行。」自是殺了李惠娘，人人懼怕，個個驚駭。這等看將起來，人人懼怕心中協，神可恨兮鬼可悲。

自從殺了李惠娘，賈平章自悔。一日坐下悶倚沈沈細想：「李惠娘情性尚有許多妙處，我只道料其未必招認。誰想他一點忠心，猶恐連累別人，是以招成，故有喪身之禍。雖然妻室尚有四十九人，未曾有一個這樣性情容貌非常，真個是多虧於汝悔恨也遲。」終日煩煩不樂。幸有張康、張成兩個近身使僕，知主耽煩，向前說道：「我主不須寂寞，雖然惠娘容美，尚不足為意。今有侍郎盧府夫人尚有一女，年方二八。生得嬌嬌體態，貌壓群姪。未知相爺肯遂心麼？」平章喜而笑曰：「若有此等花容，叫人即行聘禮，娶之補偏。豈不是姻緣偶然，即差你二人快去通報庚帖。」二僕領命，忙到盧府夫人下跪：「奴承主命，賈丞相特來走遞，通報庚帖，下吉行聘，迎接小姐高登府第。」嚇得盧家人面面相看，一家驚恐，個個著忙。」可恨賈平章，行沒天理的事，恃勢欺人。若得老相公在日，尚有是非可辯。今日無人拒之，真個是痛殺人也呵。」

卻說裴公子，專心尋覓，盧宅小姐上謝紅梅之與。裴生在花園牆外，得遇招霞。裴公子問云：「小生前蒙小姐折贈紅梅，經訪數次上謝，未遇小姐慈顏。感小娘子通傳。」招霞回語答道：「幸蒙公子有心，不須題起小姐之事。」裴生著驚問云：「何故？」婢云：「我家小姐，為一椿天大事情，不可言不可說。」生云：「縱然有事，但說無妨。」婢云：「都只為冤家賈平章，逼勒我家小姐為偏，是以心中不樂。」生云：「煩言傳報夫人，此事我能解圍。」於是小梅香傳報夫人，請得裴公子進堂。

順興到府，口稱：「夫人在上，小學生有禮。」夫人以扇掩臉，回聲道：「此位公子高姓尊諱，伏乞指示。」生答云：「上告夫人得知，小生吏部尚書之子裴順興也。聞得夫人被奸臣賈平章所害，特來解圍。」夫人面與公子坐下：「上告公子得知，老身將滿六旬，單生一女，名喚招容。年方一十六歲，尚未許聘婚姻。老身此女如珍似寶，寸步難離膝下。今日為一椿事情，天大可恨。賈平章這奸賊，倚勢欺人，勒行威逼，強佔小女為偏。若得老相公在日，尚有是非分辨。今日冤情上不能告天，下不能叩地。總之天喪我母子二命，家勢傾頽，有屈難伸，有冤難訴。」裴公子回聲答道：「夫人不必過慮耳，自寬懷。小學生若不除了這個奸佞，不稱丈夫，枉為人也。」盧夫人聽罷，喜上心來。「吾得公子這般恩愛，即將小女許配公子百年姻眷。」裴公子作揖：稱道：「夫人懿說，幸勿相違。」夫人云：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」自是裴公子許諾盧夫人解圍事，時時關心，日日提防。

言不盡裴公子怒色，又談賈平章喜氣。匆匆是日辦齊禮物，著令家丁十數餘人，挑擔聘禮，到得盧府門前。裴公子阻住路，問道：「諸多禮物，挑往那家？」家人回答：「公子尚未知之，賈丞相與盧夫人結親，今日特行聘禮。」裴順興喝聲罵道：「哇！住了，你這賤奴才還不知死！盧夫人是我們親眷，那個不知。誰敢肆志橫行。」手執柴棍亂打，把這些茶麻禮盒，打得粉碎。將此十數家人，打得頭破而走，腳損而逃。個個叫喊連天，走回府第，奔報相爺：「小人奉相爺命，今得到盧府，遇一惡人叫做裴順興。說道：『盧府夫人是他親眷。』把相爺茶禮盡行傾頽，將十數餘人個個打傷，望相爺張主。」平章聞報大怒：「有此不法之人，這等小子管教你命在須臾。」

欲知後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